

# 从开罗到亚的斯亚贝巴：多元视角下的埃塞俄比亚复兴梦

段九州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埃及和土耳其

埃及总统塞西在 2021 年 2 月 6 日接受 MBC 埃及台著名评论节目“讲述”（Al-Hekaya）的专访中谈到了埃及人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尼罗河复兴大坝、新冠病毒、利比亚问题、行政腐败、人口过多、道路工程。关于其中的两个国际问题，塞西认为，利比亚已经选出新的临时政府和总统委员会，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而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于复兴大坝的谈判却依然陷在僵局。我曾经于 2009-2010 年在埃及留学，彼时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随后发生的政治变局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地区。当我在 2017 年再次进入埃及进行田野调查时，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深深嵌入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但它正在以非常明显的速度“非洲化”。埃及当前积极融入非洲事务，不仅是因其在中东失势而被迫转向，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埃塞俄比亚修建的复兴大坝威胁到了埃及人数千年来对尼罗河水的主导权。身在开罗的我，对埃及政府和社会日常挂在嘴边的“生存威胁”——埃塞复兴大坝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塞俄比亚，这个同样人口上亿的非洲大国，号称是非洲大陆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如今也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它的人民如何看待埃及和阿拉伯

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带着这些问题，我临时起意在2018年4月购买了从开罗到亚的斯亚贝巴的机票，想对这个我心中的神秘国度做一次突击式的田野调查。



图1 2018年4月，埃塞境内的东非大裂谷起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一、复兴大坝和崛起大国的新殖民叙事

作为东北非地区最重要的两个航空枢纽，开罗和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直飞航班非常通畅。从开罗起飞后，不到五个小时我便顺利降落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巧合的是，一心想要探寻埃塞俄比亚和中东关系的我，在飞机上就收获了第一份素材。当与同机邻座的阿拉伯人开始攀谈后，我发现原来他是也门哈迪政府驻派开罗的官员，由于内战无法返回故国。他本次前往埃塞是专程去吸食也门的国民“口香糖”——卡特草，因为在也门之外只有在埃塞俄比亚可以种植且合法吸食卡特。这段小插曲更激发了我对埃塞俄比亚的好奇。如果说草药代表了东非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和自然联系，那么当代的埃塞人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呢？

降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后，我一如既往地按照程序登记过海关。在正对海关出口的机场墙上，一副大型宣传画吸引了我的眼球，而它的内容正是我此行求解的主要问题——正在建设中的复兴大坝位列宣传画最下方，其上方是分别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书写的标语（见图2）：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为（东）尼罗河流域带来了新的合作时代，它也被学者们冠名为“新的法律秩序”、“游戏规则改变者”和一个“公平”的体系。”



图2 2018年4月，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的复兴大坝广告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标语并没有用当地语言书写，而是用了在国际和地区较为通行的国际语言，这无疑是专门向外国旅客宣示埃塞复兴大坝的成就和它的法律、政治和历史意义。而出机场后与出

租车司机的一段对话让我更加明白这段标语的含义。

出机场，坐上提前预约好的酒店接送车，司机饶有兴趣地问起我来自何地。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但长期住在埃及，这次从开罗过来。没想到，“埃及”两个字打开了司机师傅的话匣子。他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埃及的敌对情绪，指责埃及在历史上扮演了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次殖民者”的角色，它利用自己的文化、外交和军事优势欺骗和打压尼罗河沿岸国家的用水权利。而他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大陆唯一未被西方国家殖民过的国家，再次带领非洲国家抵制埃及的“殖民主义”，用复兴大坝打破埃及对尼罗河水的垄断。这一刻，即使没有亲眼目睹复兴大坝实体的雄伟，我已经体会到它背后代表的这个崛起大国壮阔的民族情绪了。

## 二、奥斯曼人和鸡蛋桥：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孤立情节

虽然埃塞俄比亚的主流人口信仰埃塞俄比亚正教(Ethiopian Orthodoxy)，但当我走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除了占地面积较大的教堂之外，我并未感受到这个国家浓厚的基督教氛围。正在思索前往何处体验文化时，当地向导建议驱车带我前往离首都 100 多公里之外的历史古迹“鸡蛋桥”参观。在向导看来，“鸡蛋桥”的卖点在于它位于东非大裂谷的起点，立于桥上可以俯瞰裂谷。而真正吸引我的却是这座桥的历史。相传在 400 多年前，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曾派兵前往东非高原攻打埃塞俄比亚，导致后者陷入被穆斯林军队围攻的困境。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同为基督教同胞的海洋强国葡萄牙求救，葡萄牙军队闻讯而来，在跨越大裂谷时修建了这座桥。为了建筑的稳固性，葡

葡萄牙人在桥体中加入了鸡蛋清，该桥因此而得名。

笔者曾经长期关注和研究埃及的宗教少数群体——科普特人，他们所信仰的科普特正教会与埃塞俄比亚的正教同宗同源，并且在尼罗河沿岸广泛传播。在开罗美利坚大学图书馆查询科普特相关论文资料时，我无意间找到了以色列历史学家哈加伊·埃尔利希（Haggai Erlich）的著作《埃塞俄比亚和中东》（Ethiopia and the Middle East）。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他在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地缘心态：“它是身处东非高原的中央王国，他的帝王和子民历代都信仰基督教，他们的信教历史长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这个中央王国的周边分布着各类穆斯林苏丹（Sultan）统治的诸侯国，他们和中央基督教王国之间相互征伐，互有输赢，领土互有消长。位于高原中央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学会了在穆斯林邻国之间合纵连横，并以自己是存续千年的基督教国度为傲。”在埃塞民间广为传颂的“鸡蛋桥”的故事似乎正印证了这位学者对埃塞基督徒心态的生动刻画。



图3 2018年4月历史古迹“鸡蛋桥”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 三、一个“乞丐”眼中的发展主义

前往埃塞之前，我听说外界普遍称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小中国”。走在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我确实发现了诸多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到电信商店办理手机卡可以找到会中文的员工，在街头经常能看到中文标识的商铺和参与城市建设的中国公司。埃塞俄比亚首都蓬勃发展，到处都是建筑、高架桥和轻轨工地的景象不禁让我联想到国内某些省会城市蓬勃发展的景象。甚至在离开首都前往邻省的道路上，我还发现了诸多因为政府拆迁征地而引发的抗议标语，这也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也采访了几位在埃塞俄比亚常驻的中国记者和商人，他们普遍强调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相似性。然而最能让我亲身体验当地的发展主义精神的还是我在首都街上与一位“乞丐”的偶遇。



图 4 2018 年 4 月，亚的斯亚贝巴街头随处可见的中文标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从一位采访对象的办公室走出来后，我慢步朝酒店的方向走去。此时，一位衣衫褴褛的本地人一直同步在我身旁询问是否需要参观市内的名胜古迹。一开始，我并不想搭理这位胡搅蛮缠的“乞丐”，只是径直向前走。没想到的是，他锲而不舍地跟我唠叨他的“旅游计划”。最后让我停下来的是我对他英语水平的好奇，为何一名埃塞的街头“乞丐”可以把英语说得如此流利还通晓名胜古迹的历史典故。于是，我决定请这位陌生的埃塞朋友吃一顿午饭，去了解一名普通当地人眼中的埃塞。

原来这位 40 多岁的大哥来自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历史名城贡德尔，早年就读于国立本科院校的机械专业，并在大学期间学习了英文。然而在毕业后，埃塞俄比亚依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他没能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便一直在家务农长达十多年。直到最近几个贡德尔老乡用亲身经历告诉他，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充满了打工赚钱的机会，并承诺让他和自己同吃同住。然而到首都两个月后，他依然没有找到工作，也被老乡从家里赶了出来，于是流落街头。在交谈过程中，大哥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成就，认为自己的国家吸引中国投资和技术是明智的决策，未来有可能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名因为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乞丐”没有丝毫抱怨政府，反而对自己的国家充满希望，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体现 2018 年我所见到的埃塞发展主义了。

#### 四、非洲大国复兴需要“跨越”中东

转眼之间，我这次短暂的埃塞之行已经过去三年了。从

新闻报道来看，埃塞俄比亚似乎并没有朝着我当时看到的积极方向发展，而是陷入了中央政府和提格雷州地区的内战以及族群冲突风险，经济前景大打折扣。现在反思来看，作为一个不熟悉埃塞俄比亚国情的外来者，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其实已经暗示着这个国家的潜在危机了。我后来才明白，自己在首都外围省区偶遇的拆迁征地抗议背后是提格雷族主导政府的首都发展计划和首都周边奥罗莫族群的利益纠纷，这正是当前埃塞国内族群冲突的缘起之一。尽管如此，我认为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大国复兴梦仍在，他们对复兴大坝修建和蓄水的坚持就是明证。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埃塞俄比亚要做的可能是“跨越”中东，不仅仅是跨越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历史恩怨，更是要跨越后者的惨痛教训。

不管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来说，中东对他们来说并不遥远。从文化上来说，闪米特传统一直是埃塞各族的历史纽带之一，他们与红海对岸的闪族同胞拥有共同的历史故事。同样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埃塞境内都拥有数量庞大的信众，天启宗教的联系令埃塞俄比亚人对中东局势非常关心。我此行的当地向导就是来自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穆斯林，他在谈话中对巴以问题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见解和态度与我在中东所闻差别甚微，可见双方在文化和宗教上的紧密联系。从经济上来说，埃塞接受了大量的阿拉伯国家的投资，甚至其首富都同时拥有埃塞俄比亚和沙特双重国籍。我在亚的斯亚贝巴首都的电影院里观影都能看到阿拉伯语字幕，我入住的酒店也能收看多个阿拉伯国家的电视节目，阿拉伯资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同时，据向导告知我，由于大量埃塞俄比亚侨民居住在迪拜，迪拜扮演着埃塞俄比



亚与全球进行贸易的枢纽作用，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货品贸易也会经过迪拜转运。我相信，随着经济的融合，埃塞和中东的宗教和历史的恩怨已经不是难以跨越的鸿沟了。

早在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之前，我在缅甸驻开罗使馆的一次国庆酒会上偶遇过一名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他悲观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未来有可能会“叙利亚化”，我当时颇为震惊。由于长期研究中东的原因，我初入埃塞俄比亚时难免带有教派主义的视角，一度认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也是宗教矛盾，不管是针对外部的“穆斯林包围”，还是内部的宗教少数民族。埃塞俄比亚虽然存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分野，然而他们都拥有高于宗教的族群认同，不管是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锡达莫族、提格雷族还是索马里族。反观如今埃塞的内战格局，我不禁感叹那位外交官居然一语成讖。从中东的案例来看，深陷族群教派冲突的国家均难以发展本国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国内的和平是繁荣的基石，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对此有切肤之痛。未来，如果埃塞俄比亚能成功跨越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教训，它的复兴之梦应该会更加值得憧憬。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 慧